

六
韜



卷一 文韜

文师第一

【原文】

文王将田，史编布卜曰：“田于渭阳，将大得焉。非龙、非𪚩(chī)、非虎、非羆，兆得公侯。天遗汝师，以之佐昌，施及三王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兆致是乎？”

史编曰：“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，得皋陶，兆比于此。”

文王乃斋三日，乘田车，驾田马，田于渭阳，卒见太公，坐茅以渔。

【译文】

周文王准备去打猎，太史编占卜以后说：“您这次在渭河北岸狩猎，将会有很大的收获，所得的不是龙，不是𪚩，不是虎，也不是羆，根据征兆将得到的是一位公侯之才。他是上天恩赐给您的导师，来辅佐您的事业，使之日渐昌盛，并且施惠于您的后代子孙。”

文王问：“兆辞果真是这样的吗？”

史编回答说：“我的远祖史畴曾为夏禹占卜，卜知得到皋陶，其征兆正与今天的相似。”

文王于是戒斋三天，然后乘着猎车，驾着猎马，到渭水北岸打猎。终于见到了太公，当时他正坐在长满茅草的河岸上钓鱼。

【原文】

文王劳而问之曰：“子乐渔邪？”

太公曰：“臣闻君子乐得其志，小人乐得其事。今吾渔，甚有似也，殆非乐之也。”

文王曰：“何谓其有似也？”

太公曰：“钓有三权：禄等以权，死等以权，官等以权。夫钓以求得也，其情深，可以观大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上前向太公致以慰劳之意，并询问他：“您喜欢钓鱼吗？”

太公回答说：“我听说君子乐于实现自己的抱负，普通人乐于做好



自己的事情。现在我钓鱼，其道理与这很相似，而并非真正喜欢钓鱼这件事本身。”

文王问道：“为什么说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钓鱼包含三种权术含义。用厚禄收买人才，这是一种以饵诱鱼的权术；用重金招揽勇士，使其慷慨赴死，这也是一种以饵诱鱼的权术；用官职授予臣僚，使其效忠尽力，这也是一种以饵诱鱼的权术。凡是垂钓都是为了得到鱼，这里面的道理十分深奥，并可以用来观察和推论大的事情。”

【原文】

文王曰：“愿闻其情。”

太公曰：“源深而水流，水流而鱼生之，情也。根深而木长，木长而实生之，情也。君子情同而亲合，亲合而事生之，情也。言语应对者，情之饰也；言至情者，事之极也。今臣言至情不讳，君其恶之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说：“我愿意聆听其中的道理。”

太公说：“水的源流深，水流就不息，水流不息，鱼类就能得以生存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树的根须深，枝叶就茂盛，枝叶繁茂，果实就能结成，这也是自然的道理。君子情同意合，就能亲密合作，亲密合作，事业就能够成功，这同样是自然的道理。言语应对，通常是用来表达感情的。能说真情实话，那是最好的事情。现在我说真情实话而毫不隐讳，您难道不反感吗？”

【原文】

文王曰：“惟仁人能受正谏，不恶至情，何为其然？”

太公曰：“缗微饵明，小鱼食之；缗调饵香，中鱼食之；缗隆饵丰，大鱼食之。夫鱼食其饵，乃牵于缗；人食其禄，乃服于君。故以饵取鱼，鱼可杀；以禄取人，人可竭；以家取国，国可拔；以国取天下，天下可毕。

“呜呼！曼曼绵绵，其聚必散；嘿嘿昧昧，其光必远。微哉！圣人之德，诱乎独见。乐哉！圣人之虑，各归其次，而树敛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说：“只有仁德之人才能接受正直的规谏，不厌恶真情实话，我怎么会反感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钓丝细微，鱼饵可见，小鱼就会来吃；钓丝适中，鱼饵味香，中鱼就会来吃；钓丝粗长，鱼饵丰盛，大鱼就会来吃。鱼儿贪食香饵，就会被钓丝牵住。人要得到君主的俸禄，就会服从君主的驱使。所以，用香饵钓鱼，鱼就可供烹食；用爵禄网罗人才，人才就能悉为己用；以家为基础取国，国就能据为己有；以国为基础取天下，天下就可全部征服。

“唉！土地幅员广大，国祚绵延久长，但如果不得人心，最后必定是烟消云散。有的国君虽然眼下默默无闻，但若实施清明政治，那么，他的光辉必能普照四方。微妙啊！圣人之德，就在于独创地、潜移默化地争取人心。快乐啊！圣人之虑，就是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，并努力制定各种收揽人心的方法。”

【原文】

文王曰：“树斂何若而天下归之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，则得天下；擅天下之利者，则失天下。天有时，地有财，能与人共之者，仁也；仁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免人之死，解人之难，救人之患，济人之急者，德也；德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与人同忧、同乐、同好、同恶者，义也；义之所在，天下赴之。凡人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，能生利者，道也；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”

文王再拜曰：“允哉，敢不受天之诏命乎！”
乃载与俱归，立为师。

【译文】

文王问道：“那么，该制定什么样的收揽人心的方法，才能够使得天下归顺呢？”

太公回答说：“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，而是天下人共同拥有的天下。能同天下之人共享天下利益的，就可以得到天下。而独占天下利益的，就会失掉天下。天有四时，地生财富，能同人们共同享受利用的，这就是仁爱，仁爱所在，天下之人就会归顺。免除人们的死亡，排解人们的苦难，拯救人们的祸患，周济人们的危急的，这就是恩德，恩德所在，天下就会归顺。和人们共历忧患，共享欢乐，好恶一致的，这就是道义，道义所在，天下之人就会争先恐后地去归附。人们无不厌恶死亡而乐于生存，喜欢恩德而追求利益，能为天下人创造利益的，这

就是王道，王道之所在，天下就会归顺。”

文王再次拜谢后说：“您讲得太对了。我岂敢不接受上天的旨意！”于是，就把太公请上自己的猎车，一起回到国都，并拜太公为师。

盈虚第二

【原文】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天下熙熙，一盈一虚，一治一乱，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？其天时变化自然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君不肖，则国危而民乱；君贤圣，则国安而民治。祸福在君，不在天时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询问太公说：“天下如此纷杂熙攘，有时强盛，有时衰弱，有时安定，有时混乱，它之所以这样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？是因为君主贤与不贤不一样的关系，还是因为天命变化自然嬗递的结果？”

太公回答说：“君主不贤，则国家危亡而民众动乱；君主贤明，则国家安定而民众服从。所以，国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明与否，而不在于什么天命。”

【原文】

文王曰：“古之贤君可得闻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昔者帝尧之王天下者，上世所谓贤君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问：“古代贤君的情况，我可以听听吗？”

太公说：“从前帝尧统治天下，上古的人们都称道他为贤君。”

【原文】

文王曰：“其治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帝尧王天下之时，金银珠玉不饰，锦绣文绮不衣，奇怪珍异不视，玩好之器不宝，淫佚之乐不听，宫垣屋室不垚，薨、桷、椽、楹不斫，茅茨遍庭不剪。鹿裘御寒，布衣掩形，粝粱之饭，藜藿之羹。不以役作之故，害民耕绩之时。削心约志，从事乎无为。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，廉洁爱人者厚其禄。民有孝慈者爱敬之，尽力农桑者慰勉之。旌别淑德，表其门闾。平



心正节，以法度禁邪伪。所憎者，有功必赏；所爱者，有罪必罚。存养天下鳏寡孤独，振赡祸亡之家。其自奉也甚薄，其赋役也甚寡，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。百姓戴其君如日月，亲其君如父母。”

文王曰：“大哉！贤君之德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问：“他是怎样治理国家的？”

太公说：“帝尧统治天下的时候，不用金银珠玉做饰品，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，不观赏珍贵奇异的物品，不把玩好之器视作宝贝，不听淫佚之音，不用白土粉饰宫廷的墙垣，不雕饰薨、桷、椽、楹，不修剪庭院中的茅草。以鹿皮为裘衣抵御寒冷，用粗布裁衣遮蔽身体，吃粗粮做的饭，喝野菜煮的汤。不因为征发劳役而妨害农民的耕织。抑制自己的欲望，清静无为。官吏中中正守法的就升迁爵位，廉洁爱民的就增加俸禄。对人民中孝敬长辈、慈爱晚辈的人给予尊敬，对人民中尽力从事耕作、发展蚕桑的给予慰勉鼓励。区别善恶良莠，表彰褒扬善良人家。提倡心志公平、节操端正，并用法令制度来禁止邪恶诈伪。自己所厌恶的人，如果立有功勋同样给予奖赏；自己所喜爱的人，如果犯有罪行同样给予惩罚。慰问和赡养天下那些鳏、寡、孤、独的人，救济和赈赡那些遭受天灾人祸的家庭。自己的生活，则是非常的俭朴，征发民众的赋税劳役也很轻微。因此，天下民众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的面容，百姓爱戴这样的君主就像景仰日月一样，亲近这样的君主就像亲近自己的父母一样。”

文王感叹地说：“帝尧这位贤君的德行真是伟大啊！”

国务第三

【原文】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愿闻为国之大务，欲使主尊人安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爱民而已！”

文王曰：“爱民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利而勿害，成而勿败，生而勿杀，与而勿夺，乐而勿苦，喜而勿怒。”

【译文】

周文王询问太公说：“我希望倾听治国的根本道理，要想使君主受到尊崇，民众得到安宁，应当怎么办呢？”

太公答道：“只要爱民就行。”

文王问道：“应当怎样爱民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使民众获得利益而不要损害他们，使民众取得好收成而不要耽误他们的农时，使民众生存下去而不要无辜加以杀戮，给予民



众好处实惠而不要掠夺侵占，使民众安乐而不要让他们蒙受痛苦，使民众喜悦而不要激起他们的愤怒。”

【原文】

文王曰：“敢请释其故。”

太公曰：“民不失务，则利之；农不失时，则成之；省刑罚，则生之；薄赋敛，则与之；俭宫室台榭，则乐之；吏清不苛扰，则喜之。民失其务，则害之；农失其时，则败之；无罪而罚，则杀之；重赋敛，则夺之；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，则苦之；吏浊苛扰，则怒之。故善为国者，驭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如兄之爱弟。见其饥寒，则为之忧；见其劳苦，则为之悲；赏罚如加于身，赋敛如取己物。此爱民之道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说：“请您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。”

太公说：“民众不失去职业，就是得到利益；农时不被耽误，就是促成了民众的生产；减省刑罚，就是保障了民众的生存；少征收赋税，就是给予民众实惠；少修缮宫室台榭，就是使民众安乐；官吏清廉不苛扰盘剥，就是让民众喜悦。反之，如果使民众失去职业，就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；农时受到耽误，就是败坏了他们的农事；民众无罪而妄加惩罚，就是对他们进行屠杀；横征暴敛，就是对他们进行掠夺；大肆营建宫室台榭而使民力疲惫，就是给民众造成痛苦；官吏贪污苛扰，就会激起民众的愤怒。所以，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，统驭民众就像父

母爱护子女、兄长爱护弟妹一样。见到他们饥寒，就为其忧虑；见到他们劳苦，就为其悲痛；对民众施行赏罚，就像自己身受赏罚一样；向民众征收赋税，就像夺取自己的财物一样。这就是怎样爱民的道理。”

大礼第四

【原文】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臣之礼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为上惟临，为下惟沉；临而无远，沉而无隐。为上惟周，为下惟定；周则天也，定则地也。或天或地，大礼乃成。”

【译文】

周文王询问太公说：“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礼法应该怎样？”

太公回答道：“为君主的要能洞察下情，为臣民的要能驯服恭敬。洞察下情在于不疏远民众，驯服恭敬在于不隐瞒私情。为君主的要普施恩惠，为臣民的要安分守职。普施恩惠，要像苍天那样覆盖万物；安分守职，要像大地那样稳重厚实。君主效法苍天，臣民效法大地，这样君臣之间的礼法就可以圆满构成。”

【原文】

文王曰：“主位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安徐而静，柔节先定；善与而不争，虚心平志，待物以正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问：“处于君主地位的，应该怎样做才好？”

太公说：“应该安详稳重而沉潜清静，应该柔和节制而胸有成竹，要善于施恩予民而不同他们争利，做到虚心静气而公道无私，处理事务公平正直。”

【原文】

文王曰：“主听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勿妄而许，勿逆而拒；许之则失守，拒之则闭塞。高山仰止，不可极也；深渊度之，不可测也。神明之德，正静其极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问：“做君主的应该怎样倾听意见？”

太公答道：“既不要轻率地赞许，也不要粗暴地拒绝。轻率赞许就容易丧失主见，粗暴拒绝就容易闭塞言路。君主要像高山那样，使人仰慕不已；要像深渊那样，使人莫测其深。神圣英明的君主之德，就是清静公正达到极致。”

【原文】

文王曰：“主明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目贵明，耳贵聪，心贵智。以天下之目视，则无不见也；以天下之耳听，则无不闻也；以天下之心虑，则无不知也。辐辏并进，则明不蔽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问：“做君主的怎样才能洞察一切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眼睛贵在能明察，耳朵贵在能敏听，头脑贵在能思虑周详。依靠天下人的眼睛去观察，就能无所不见；凭借天下人的耳朵去倾听，就能无所不闻；利用天下人的头脑去思虑，就能无所不知。如果四面八方的意见消息都汇集到君主那里，那么君主就能够洞察一切而不受蒙蔽了。”

明传第五

【原文】

文王寝疾，召太公望，太子发在侧。曰：“呜呼！天将弃予，周之社稷将以属汝。今予欲师至道之言，以明传之子孙。”

太公曰：“王何所问？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卧病在床，召见太公望，太子姬发也在旁边。文王叹息说：“唉！上天将要终结我的生命了，周国的社稷大事就要托付给您。现在我想要听您讲讲先圣的至道之言，以便明确地传给子孙后代。”

太公问道：“大王您要问些什么呢？”

【原文】

文王曰：“先圣之道，其所止，其所起，可得

闻乎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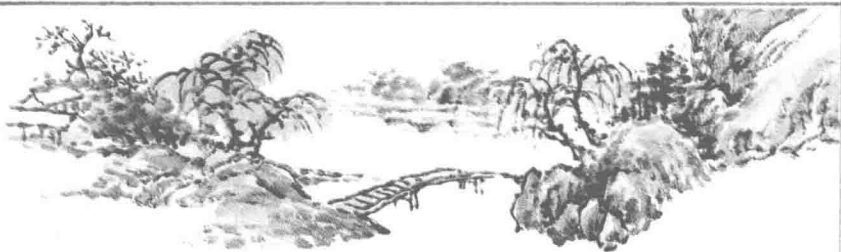
太公曰：“见善而怠，时至而疑，知非而处，此三者，道之所止也；柔而静，恭而敬，强而弱，忍而刚，此四者，道之所起也。故义胜欲则昌，欲胜义则亡；敬胜怠则吉，怠胜敬则灭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说：“古代圣贤治国安民之道，所要废弃的是什么，所要推行的又是什么？这中间的道理，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太公说：“见到善事却怠惰不为，时机来临却迟疑不决，明知有错却泰然处之，这三种情况是先圣治国之道中所要废止的。柔和而能清静，谦恭而能敬慎，强大而能自居弱小，隐忍而能内蕴刚强，这四点就是先圣治国之道中所要推行的。所以，道义胜过私欲，国家就昌盛，私欲胜过道义，国家就衰亡；敬慎胜过怠惰，国家就祥和，怠惰胜过敬慎，国家就覆灭。”





六守第六

【原文】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国主民者，其所以失之者何也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不慎所与也。人君有六守、三宝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六守者何也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一曰仁，二曰义，三曰忠，四曰信，五曰勇，六曰谋，是谓六守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询问太公道：“统治国家、管理民众的君主，其之所以失去国家和民众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太公回答说：“那是用人不慎所造成的。人君应当做到六守、三宝。”

文王问：“六守是什么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一是仁爱，二是正义，三是忠诚，四是信用，五是勇敢，六是智谋。这就是所谓的六守。”

【原文】

文王曰：“慎择六守者何？”